

《西都赋》和《西京赋》中的汉代长安城

任梦池

(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 726000)

摘要:京都赋的代表作——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对长安城的叙写中,从多方面反映出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从长安险要的地理环境、绚烂辉煌的宫殿建筑、热闹繁华的商业经济、独具特色的城市娱乐生活等方面作以详尽叙述,为人们了解汉代长安城市,进而从汉赋中了解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西都赋;西京赋;汉代;长安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2)05-0038-04

Chang'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in Bangu'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and Zhangheng'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REN Meng-chi

(Chinese Department of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Abstract:Bangu'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and ZhangHeng'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are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Jingdu Phapsody, and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ities from many fields, especially from Chang'an's steep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orgeous and splendid palace building, bustling commercial economy, and unique urban entertainment, and so on.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Chang'an City of Han Dynasty,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for people from the Fu.

Key words: Bangu'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ZhangHeng's *Phapsody on West Capitals*; the Han Dynasty; Chang'an City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载体,一个社会的时代特征赋予了文学具有历史性。同时,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和思潮也影响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正统,而其中的京都赋又在赋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社会存在和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京都赋的作者大多以征实与夸张的手法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

实,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尤其对于中国城市文化来说,它是最早的全方位、多层次记录都市文明的文学题材。都市的选址、宫殿、田猎、礼俗、物产、文教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且记述详尽,生动形象地呈现了汉代的都市风貌。

城市作为社会文化的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城

收稿日期:2012-05-24

基金项目: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0SKY011)

作者简介:任梦池,女,陕西安康人,商洛学院中文系讲师

市是文化的体现,“城市文化是每一时代的时尚总汇。”^[1]作为汉代首都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大的城市之一。全国各地都向这里辐射,唐人吴少微曾在《过汉故城》中描述“天马来东道,佳人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谓宝灵长。”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正是对这一盛况的再现,从这两篇赋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于城市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李泽厚先生说,汉赋中“所有这些对象都是作为人的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象而存在于艺术中。人这时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完全融化在外在生活和环境世界中,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对象化世界中”^[2]。因而,可以根据京都赋的这一特性将之用作探讨汉代长安城市文化的原始材料。从汉赋来研究城市文化,目前已经有一些论著,如李志慧的《汉赋与长安》^[3],论文则有章沧授的《论汉赋对建筑文化的阐释》^[4]、侯立兵的《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5]等。但这些都主要着眼于汉赋或者京都赋这样一些大的范围进行论述,并且也没有就赋与长安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则选取这两篇赋从各个方面对长安城市穷极尽象地进行描述:山川之势、物产之丰、建筑之雄、宫室之美、殿堂之丽等。细细品读仿佛让人穿越千年,领略了长安古都的繁华。《西都赋》与《西京赋》所描绘的汉代长安的范围十分广博,从京都的形势、封畿的环境到市内的繁华,从帝王的宫室建筑到田猎的盛况,从游娱的场面到节日的典礼、礼仪等全方位地展示了长安的盛景。同时,“帝都中心论”成为京都大赋重要的文化负荷。古代作家在通过大赋表现帝都中心观念时,从多个角度切入,涉及到地理、天文、山川形势、历史沿革等一系列话题,展示出多维的时空境界”^[6]。因此,本文不但从《西都赋》和《西京赋》中展开对汉代长安城各个方面的叙述,而且还将探寻赋家极力铺陈式的心态,从而为研究汉代城市文化提供铺垫。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汉书·地理志》中并没有描述长安的形势,而《西都赋》与《西京赋》中却详尽清晰地描述了其地理环境。

《西都赋》:

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

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隩区焉^{[7]236}。

班固在这里说到长安山川气象确实雄浑壮丽:左边函谷和崤山雄伟险峻,又以太华与终南作为一方的标志。右边与褒谷、斜谷、龙首山毗邻,环绕着黄河、泾水、渭水等河川,环绕在这险阻的山川之间,有九州最膏腴的良田,各色植物花果茂盛。总之,这里山川形势优越,军事上易守难攻。

《西京赋》:

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其远则九嶷甘泉,涸阴沍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实为地之奥区神皋^{[7]537}。

这里张衡提到河神巨灵随手劈开大山,用脚踹裂其下,中分为太华、少华二山,河水从中流过,还有陈宝鸡鸣。这两则神话传说的引入,使秦地山川蒙上了一层雄奇神秘的色彩。在赋中太一终南,高耸入危,怀抱杜陵,包含户县,酣饮沔流,吐水镐川。蓝田产玉,九嶷甘泉,实在是天下之中心,神灵聚集之地。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长安得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千年所在,自然与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群山拱卫一块肥沃的平川,实在是一处地险国福之地。这里着力渲染都城周围的山川地势之重要,除了风水意义的考虑之外,主要意旨还是在于彰显长安的中心意义。正是站在这个中心,赋家才得以俯视天下,鸟瞰全城,将所有的山川、城郭、宫殿、道路、市场、人物、风俗、鸟兽尽收眼底^{[5]77}。但是就两赋比较而言,班固在此仅对长安城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了平实的叙述,铺叙了周围的山川、河流、田地、物产等,让读者了解了长安城所处地势的概观,对气势却没有进行描述。张衡不但在对长安城周围的环境作了介绍,则更加铺张扬厉地夸饰长安地势的险要,并加以神话传说极力渲染。从上述这些对于长安气象的雄浑勾勒可清楚了解到,这两赋从长安城的前后左右或东西南北的地理环境进行描述,这种写法能令人感到长安处在正中心位置,四周有险要的关隘、山川、桥梁作为屏障,有着如此的地理优势和祖先基业,可以立足于此为立国之长久之计。四周拱卫环绕,很有安全感,这体现了赋家以长安城为中心的观察视角,以及长安城对于东南西北四方的

驾驭能力,成为四面八方的辐辏中心点,同时也是传统帝都皇权中心观的一种显现。

二、巧夺天工的宫殿建筑

汉长安城内的建筑,以宫殿为主,其建筑艺术堪称一流。宫殿建筑不仅继承了我国高台建筑和土木建筑的传统艺术,并综合运用了冶金铸造、油漆、彩绘等手工成果,还采用了玉石、云母、琉璃、名贵香木等建筑材料。因此,宫殿建筑十分绚烂辉煌。未央宫一直是西汉王朝的政治中心,长乐宫是建筑最早、毁坏最晚的宫殿群,建章宫是最为豪华壮丽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西都赋》与《西京赋》中的未央宫,就能让人领略其建筑艺术的精美,未央宫前殿,是汉长安城中最宏伟也是最著名的建筑。《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周长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8][35]}”。到汉武帝时期,又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改建和装修。

《西都赋》: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仍增崖而衡闾,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紫宫是环……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7][237]}。

班固主要突出了未央宫“象天法地”的构造理想、整个宫殿群的整体规模,其建造体现了宫殿装饰的华美、殿阁的重叠以及建筑的雄伟。

《西京赋》:

正紫宫于未央,表峤阙于阊阖……朝堂承东,温调延北,西有玉台,联以昆德。嵯峨嵯峨,罔识所则……阊台、金马,递宿迭居。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7]。

张衡在对未央宫整体勾勒的基础上,更突出描绘了其瑰玮、壮丽和奇伟,铺叙更为细致,突出了建筑的启示和绚丽的色彩。

未央宫整个宫殿由宣室、承明、清凉、金马等四十多个宫殿组成,总体上形成了“前朝后寝”的格局。以前殿为中心,包括宫中国林的后宫为烘托,气势非常宏伟。未央宫体制取象于天地,结构取法于阴阳。据于宫殿区域之正位,仿紫微星座而为圆,太微星座而为方,屹立于龙首山山岗上。

各种离宫别馆环绕着未央宫,就如同天上众星环绕着北极帝星一样。诸如此类,汉赋中通过宫殿形制与天地之体制的类比关系展现出天地人合的图景是前所未闻的。其前殿只举行皇帝登基、丧事等国家大典和重要朝会,位于未央宫的正中坐北朝南,是一组极其富丽堂皇的高台建筑。次有天禄阁和石渠阁是书籍等重要典籍的收藏之地,西汉的一些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校勘书籍和编纂典籍,再有以武帝宴饮群臣而作柏梁联句诗的柏梁台,还有西汉文人得以大力施展才华,作出流传千古文章的承明殿和金马台。仅从未央宫便可得知汉长安城宫殿规模之大、建筑物之多、辉煌壮丽之盛,都是空前的。“在汉统治者心目中,宫殿苑囿的‘过度’和‘壮丽’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家威仪,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而汉大赋和宏丽侈衍,极尽虚饰壮美、博诞空类之能事,和‘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杨雄传》)的特点正是这种借宫殿壮美以重威的审美心态的艺术再现。”^[9]追求大、壮的审美标准是西汉盛世的反映,以众多整齐划一且壮丽的建筑,彰显了帝王权贵的天下独尊之威,即通过外在的物质形式起到一种震慑作用,都城之壮大也成为帝王权威的典型象征,被纳入到维护皇权的政治体系中。

三、繁荣活跃的商业经济

大汉盛世之时,以长安这一全国性大都会为中心,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的货物得以大量流通,交易之风大兴。当时,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有人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门市。”^{[10][256]}这样,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逃离农业走入手工业与商业。在国内贸易繁兴的同时,边贸、外贸也都进入繁荣时期,这就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0][274]}的商业兴盛之气象。

《西都赋》:

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入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7][236]}。

班固主要从交易市场的繁华,人流的众多,货物的丰富等方面来体现当时长安城兴盛的商品经济。

《西京赋》:

尔乃廓开九市,通阊带阊。旗亭五重,俯

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何必昏于作劳,邪羸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7]539}

张衡在叙述市场繁华的基础上,还愤慨指责了那些见利忘义欺骗农民的奸商的丑恶行径,生动再现了当时南市、街道丰富的货物以及买卖双方热闹的场面。

以上描绘了工商业发达的情况,还列举了许多具体现象,描写了长安南市的繁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由于汉长安城商业贸易繁荣,消费市场广大,“庙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8]110}长安九市的平面皆为正方形,市井门垣之制很严,根据货物的类别处于不同的地点,市井四周筑有围墙,人们必须经市门,市门东西相对,市内有隧,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商铺,商铺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贾,他们经营的品种不仅有地方特产,也有高级丝织品、毛皮制品、精美的漆器、金属制品、生产原料和生产工具等,还有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货物,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货摊上的男男女女,衣饰华美甚至超过了贵族。全城都非常拥挤,人潮旁边是无数的店铺、闹市里尘土四起,密集的人群就像潮水涌动。从这两赋对商品经济兴盛的描写看,赋家无不是想用他汪洋捭阖的笔触展现西汉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而长安已然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四、丰富多彩的城市娱乐

在经济空前发展的繁荣景象下,娱乐生活也显得异常活跃。当时的城市流行娱乐活动包括音乐歌舞、羽猎和猎余的娱乐和杂技百戏等,虽然朝代嬗替频繁,统一与分裂交织,但娱乐生活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市民的爱好所趋与帝王兴趣所至,促成了娱乐形式与程度有所变化,并有平民化倾向,但和帝王宫廷娱乐这一特殊形态的表演在场面和气势上则犹有不及。

《西都赋》这样描述音乐:“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7]237}“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警厉天,鸟群翔,鱼窥渊。”^{[7]238}分别从音乐用来歌功颂德时的用途和表现在游娱时用于愉悦心情的作用。同时在羽猎和猎余方面写到了:“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圉。……抚鸿量,御缁缴,方舟并骛,

俯仰极乐。”^{[7]238}这些大量的篇幅从羽猎的原因、过程、宏大的场面以及猎余舟游昆明湖的盛况、娱乐表演等方面描写“盛娱游之壮观”。

张衡的《西京赋》中对音乐歌舞、羽猎和猎余的娱乐则作了更详细的描写,但其最有特点的是《西都赋》所没有提到的杂技百戏。“百戏等民俗活动的记载,展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城市广场文艺活动。百戏不是一种定型的、完整的、规范的艺术形式,而是带有综合性的艺术特点。”“《西京赋》表面上是写长安百戏之盛,实为对汉代特别是东汉杂技艺术节目作了总结性的、综合的精彩描绘,虽有铺张扬厉之处,但其语言生动优美,描绘细致形象,能令人想见当时演出的情景。”^[11]从《西京赋》中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杂技表演:

临迴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鹳濯,胸突铍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巨兽百寻,是为蔓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攀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踉蹌。白象行孕,垂鼻磷困。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蜃蜃。含利颡颡,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振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跄,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轡,骋足并驰。撞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7]541}

此次演出的“角觝妙戏”,场面之大,内容之多,节目之妙,确实是空前的。整个演出分五场,每场又分许多小场子。第一场百戏的节目有《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鹳濯》《胸突铍锋》以及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第二场是表演了化妆歌舞、假面之戏,第三场是“斗兽”和“鱼龙曼衍”的表演,第四场是“东海黄公”的幻术表演,最后一场是“戏车”的精彩表演。这五场杂技表演,有道具,有布置,有指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已独具特点。这就是以顶(倒立)、翻(翻筋斗)功夫见长,又有幻术、气功、音乐、舞蹈、武术等的综合表演艺术。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这种幻术种类极多,“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而张衡在他的赋中,描写了同一广场内,既演出以角抵为主的“东海黄公”,也表演马戏,“复联百马,同髻骋足,并驰撞末之伎,态不可弥。”还有演出以歌舞为主的“总会”(下转第47页)

理想的坚守,他更没有忘记湘西,没有忽略对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关注,并将这种关注以湘西为载体表达了出来。作者以非凡的笔力,书写“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5]102},以及“受时代带走行将消灭的一种人我关系的情绪历史”^{[15]127},怀着这种梦想,沈从文饱含着生命的热情书写了湘西世界一个个美丽而又让人心碎的故事,现实中“心”和“梦”的破碎印证了其理想的虚妄,同样也饱含着作者“治疗人性”的悲悯情怀和执着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是沈从文的湘西文学的价值所在,同时对于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振奋民族精神也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 珞.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北京:华侨出版社,2004:401.
- [2]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 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 [4] 凌 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6:16.
- [5] 金介甫.沈从文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 [6] 梁造禄,卢慧玲.行走在幻与真之间的灵魂[J].作家杂志,2010(3):15-17.
- [7]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4.
- [8]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9] 史晓军.理想生命形式的追寻与现实人生的无奈[J].保定学院学报,2009(6):122-124.
- [10] 王雨微.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意识[J].科技创新导报,2009(4):214-216.
- [11] 洪耀辉.论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湘西世界[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6):91-93.
- [12] 陈碧娥.从湘西飞出的凤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5(3):172-175.
- [13] 吴投文.论沈从文的生命价值观[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1):93-95.
- [14] 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2.
- [1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小燕)

(上接第41页)仙倡”表演项目众多,形式活跃,显示出东汉时期我国杂技表演等娱乐活动的高超水平及表演的纯熟、精湛、绝妙,充分展示了汉代杂技艺术的无穷魅力,所以多数情况下汉代百戏实际上又是一种古代广场综合文艺的体现。

从两赋中关于娱乐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娱乐活动从宫廷生活走入了民间,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丰富了城市文化。

五、结语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京都赋是记载城市文化的载体。它以城市为摹写对象,其对都城建筑、宫殿营造、经济和市民生活的铺写,为后人了解古代城市史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在生产水平提高、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安,作为世界古都的壮丽气象,同时也感受到其城市文化意蕴的浓厚,其以独特的风貌显示出西汉王朝的繁荣、富强和高度的文明。而从《西都赋》和《西京赋》对汉长安城的叙写中,由写地势的优越、宫殿的雄伟、商业活动的繁华,又增加了对歌乐、角抵戏等娱乐杂技活动的大量记述,这些对长安全景式的描绘,全方位地展现出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大

盛之景象。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比肩的强国。汉武帝之时,综合国力的强盛和世界影响范围的扩大,使得西汉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汉代京都赋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都城文化载体,它所承载的就是“包揽宇宙”、一统天下的大汉气象和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 [1] 任 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7.
-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81.
- [3] 李志慧.汉赋与长安[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5.
- [4] 章沧授.论汉赋对建筑文化的阐释[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6-9,80.
- [5] 侯立兵.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76-79.
- [6] 李炳海.帝都中心论的文化承载[J].齐鲁学刊,2000(2):4-10.
- [7] 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9] 钟仕伦.汉大赋虚构性略述[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3):58-63.
- [1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1] 韩养民.秦汉文化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刘小燕)